

经商、做官、搞教育、办慈善、精通文物鉴赏——
开明人士辛铸九的传奇人生

一言难尽的“裕鲁当”

□朱晔

他临危受命参与处理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；他坚守民族大义拒绝出任日伪省长；他是济南商会会长，曾任“裕兴”、“仁丰”纱厂董事长，创办“经文”绸缎店；他联络社会名流捐资抢救“海源阁”藏书……辛铸九（1880—1965），出生于章丘新寨乡新寨村的一个地主家庭。他经商、做官、搞教育、办慈善、精通文物鉴赏。他的一生多彩而又传奇，民国济南的画卷，随处可见他的身影。



辛铸九



裕鲁当

拒绝出任日伪省长

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济南，士兵到处奸淫烧杀，日本浪人乘机窃掠商店，泰康公司和上海食物店被砸，社会一片混乱。1938年初，日军准备成立“维持会”。他们认为辛铸九社会影响大，是维持会长的首要人选，因而使尽各种伎俩拉拢辛铸九出山。辛铸九不愿为虎作伥，避居济南东郊洪家楼教堂，来个“金面银面不见面”。于是汉奸马良当了维持会会长，两个月后又当了日伪省长。

不到半年，日军打算撤换马良，派人劝说辛铸九接任省长。辛铸九屡屡以

年老多病为由拒绝。日军当局仍不死心，就派辛铸九的朋友、伪省府秘书邵锡忱登门劝他暂时应付一下，以保全身家性命。辛铸九严词回绝说：“国破家亡，子孙男女十人逃出城市参加抗日，设如当上伪官，将来有何面目见我的子孙！”1939年正月初十晚九点，辛铸九被“请进”日军宪兵队。宪兵队头目水磨说他“通匪”，遭受了37天的残酷折磨。后经朋友奔走营救，花费5000多元，总算魔窟逃生。

日军宪兵队释放他时提出条件，就是为他们做事。可辛铸九只应允出来后办慈善、搞教育，几经斡旋后他任省图书馆馆长、赈济会会长等职。利用职务掩护，他多次秘密接待、安全转移来自根据地的中共人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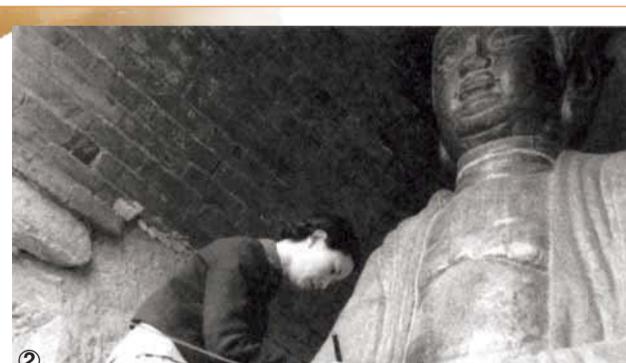
抢救“海源阁”藏书

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关古书秘籍即将流失的大事，让酷爱传统文化的辛铸九忧心如焚。这事源于聊城“海源阁”的一场劫难。

清代进士杨以增所建的聊城“海源阁”藏书多达22余万卷，与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皕宋楼”、“八千卷楼”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。其中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刻本和抄本最多，深为海内外学者仰慕。1928年8月土匪王金发占据聊城，司令部就设在“海源阁”，士兵用藏书烧火做饭、擦桌子。两年后土匪王冠军又攻占聊城，“海源阁”再遭破坏。时任省图书馆长的王献唐为此两度赴聊城调查“海源阁”遭受劫掠的惨状，组织清点登记残书善本，无比慷慨的撰文揭露土匪的罪行公之于世。1931年杨氏第四代传人杨承训把50箱劫余藏书，运到济南准备出售。王献唐提出代为保管、半捐半卖或半价收购的三种方案。杨氏同意半捐半卖，但上峰不拨款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其后杨氏把藏书暂存经二纬一路东兴里，1942年又运到北京出售。当时有一人再威逼利诱杨承训把藏书卖给日本人。消息传来，辛铸九大为震惊，急忙联络社会名流苗兰亭、张蔚斋募集300万巨款，三次赴京与杨氏反复协商，屡经波折，终于把藏书买下。藏书运回济南后珍藏于麟祥街的道德总社，这批藏书共计三万两千余册，其中善本590种，9802册。抗战胜利后，全部捐赠省图书馆。

辛铸九在和鬼子周旋，儿子辛葭舟投身抗日阵线，孙女辛锐奔赴沂蒙抗日根据地，加入共产党，先后任省妇女联合会秘书、《大众日报》沂蒙工作团干部。1941年在日本鬼子对沂蒙根据地的扫荡中壮烈牺牲。辛铸九的子孙能够在国难当头时投身抗战浴血奋斗，与辛铸九坚守名族气节的言传身教有关。他也深受后辈影响，济南战役中组织红十字会员进入战地，救死扶伤，掩埋处理尸体，受到人民政府嘉奖。大军进城，他应邀出席首任市长郭子化召集的工商、科技教育界人士会议。

如今，辛铸九辞世已近半个世纪，大明湖畔的辛公馆也无觅旧影。但是，他所做的有益事迹，却值得铭记。



□张世铭

享有女诗人、民国第一才女等美誉的林徽因（1904—1955），于1924年4月22日，作为翻译，陪同在山东参观访问的印度诗人、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，从曲阜来到济南，同行的有诗人、散文家徐志摩。第二天，济南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大标题称“东方诗神偕同金童玉女抵济”；新闻报道还形容说：“世界著名长髯诗翁泰戈尔先生与长袍面瘦诗人徐志摩和艳如花的林

徽因小姐，如同松竹梅一幅动人的画卷”（图1）。

林徽因和泰戈尔一起参加济南各界的欢迎活动，还访问了齐鲁大学，在铁路宾馆和济南一些学校的校长聚餐。泰戈尔在济南发表了三次公开演讲。有时，由徐志摩担任翻译，林徽因负责监督。林徽因是建筑学家，对济南的古建筑饶有兴趣，此行来去匆匆，多处胜迹未及参访，临走时表示日后要专程来济南进行考察。图2就是后来林徽因来济考察古建筑时的情形。

◆刊前絮语

熟悉陌生皆感慨

□徐静

《人文齐鲁》的作者们来自省内各地，职业不同，生活经历各异，所讲述的历史、呈现的回忆也就繁复多彩。而每个人由于出身背景和生活阅历的各不相同，从中所得到的感触、所引发的记忆，或因熟悉而会心一笑，或因陌生而恍然有悟。

辛公馆，位于大明湖南门外，百花洲侧，2008年被拆除，作为在济南生长大的人，我脑海中对这座辛氏家族身份象征建筑的模糊记忆，终于在读完作者朱晔的《开明人士辛铸九的传奇人生》之后，逐渐聚焦并清晰起来。而辛铸九家族的命运变迁更耐人寻味：大乱之年，这个与政治时刻保持距离的家族，终于陷进了政治的漩涡。辛铸九不得不经常和鬼子周旋，儿子辛葭舟投身抗日阵线，孙女辛锐则奔赴沂蒙抗日根据地，并在1941年被日军杀害于费县大青山。此后的第二年，为避免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流失日本，辛铸九等人募集巨款将书买下运回济南。祖孙三代的不同选择，让我们看到的却是辛家人性与公正的人生特质。

十八九岁的年纪风华正茂，读刘洪连《难忘在首都警卫部队的岁月》一文，别有一番陌生却心向往之的滋味：“多少个星期天，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流连忘返，目睹古都的雄伟与历史的变迁；多少个沸腾的日子，我们在军营摸爬滚打，勤学苦练；多少个宁静的夜晚，我们警惕地站在哨位上，为做好警卫工作而不知疲倦。”热血青春，在那物质匮乏的岁月里，依然保有它鲜活而刻骨的印记。

另外，B2版的《老潍县的“官邸”》一文区区一千余字，读来却也让人感慨不已。它既介绍了官邸制的历史渊源，又讲述了郑板桥在潍县所住官邸的一段趣事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任潍县（现之潍坊）县令七年，大修城墙、城隍庙、文昌阁，惟独没有整修自己的官邸。清廉如此，正如老郑自己所写——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，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！”

历史记录的是昨日，但关照的是今天，这些或陌生或熟悉的故事，细细读来，都有令人感慨之处。如果哪一篇能让您感慨系之或怦然心动，那么，作者、编者和读者便找到了一个精神互动的交集点。

●稿件请发至：qlwbxujing@sina.com

